

李文饒文集

六

蘇子知

知學

PDG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
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
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篇論四十九首銷
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
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評史

夷齊論

三良論

張辟疆論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荀悅哀王商論

張禹論

三國論

牟祐留賈克論

宋齊論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

美其德

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

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

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
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飧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
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
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

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悖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

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
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
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
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
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
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
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熖而存漢數千年間一
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
在蕭曹之上報德木稱良可悲也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惧必當憂傷不食自從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

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徂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伏羲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蓋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崇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

蓋甘諸呂用事擅相王
大尉本兵柄弗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常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

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案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

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

揚子偁益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
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
並爲仁矣益唯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
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虐貫神明安陵之禍
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
上輒怒者敢有僭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

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覲召公不說遂使
周公狼跋而東鷓鴣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
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
疑賈生擅權紛亂欲踈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
遂戮三公所謂執抵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
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
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
議益鐵而罷權酷任忠臣之效也總弱冠而殂功德
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
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
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益懦而不
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
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
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
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
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太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諛說不行人與其

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和讒言相蔽人不與
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
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
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畧曰高帝天下初起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
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
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瀆審刑採
襲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
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替賓禮故老優游亮

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
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
生故以玆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
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
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
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
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
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
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竒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
因諧而死惑於讒和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和

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濃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肅序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得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諛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逸三世而王莽篡奪而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

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
論潛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
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
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
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斥人
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惧殆
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况王商者哉世人皆以
貌寢質薄為數竒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
相容貌懾單于而違愍於時遇諛而殞豈命之否也
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蟻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燹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和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

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
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
龍有逆麟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
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
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
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
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太
后尚存唯一第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
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
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主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
亡成王奔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
也雖虵鬪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
上方斬馬劔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
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
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
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
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

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
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
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
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
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
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
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
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
三國之事可不戒惧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尹

庾爲河南尹名祀廟諱字又非使所以不書山

以賈克和僻欲其

踈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
賈克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
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卽其子孫所
寄心腹唯賈克而已克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
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
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
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
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
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

豐沛非呂后劉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陵替纘緒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抻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

儒之所惡來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
尚不可數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
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猶見思若此雖時
移政改莫匪舊臣若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
惠帝守蕭何之遺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
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爲人臣者固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文饒外集卷第一

本

入



謝之德惠來齊之書休一千此必高美效來甚具妙

尚不四週及無入清平如入之想正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窮愁志

論

舊臣論

陰德論

臣子論

忠諫論

管仲害霸論

慎獨論

王言論

退身論

豪俠論

英傑論

臣友論

天性論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

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
臯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
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
之規况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
且穆生豈爲已也盍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
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
者皆覩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椅據先王
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
故老以掩其盍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
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絕及子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敬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

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

漢書稱因救天下郡帥又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

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旣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濃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

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
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
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

理煩遭難亦不

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

世謂三劉之傳

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

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

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

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醯時人稱爲上官
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
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
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
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
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
保之哉

忠諫論

人臣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
紂相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

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
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
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
辭訐若考叔啓大遂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
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
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王白馬令言帝欲
不諱劉李二人名各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
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
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

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

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窺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栢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栢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晉中代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畧雖閔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栢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穢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遠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道積者乎又曰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慎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慎獨矣能慎顯觀時曰顯
云顯不爲暗欺忠信參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
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入趙孟之門
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
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
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焉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
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
乃懷詐飾智意思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

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孫弘
留言李息莊周偁賊莫大於德爲一本無有心以有
眼爲德者尚不可以有心眼况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
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
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
郭解家貧文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嚴
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祗恐解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姦臣奪心和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

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餽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

裴顏勸廢賈后華者
以庶可便游卒歲

傳亮贊識微而不免北四子者

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
其身猶有所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
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
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禍而不斷未必皆躄祿而患
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

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
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
豈不知身退罹殃益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
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
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
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劉毅
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鄰子
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
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盜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爰盜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望羨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和所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盜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麀不賊趙子孟承基不忍志寧

紇于承基爲承乾賊于志

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葦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嘗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周駕馭之術唯

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音而召布入

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音張服御飲食從官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青以大

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鞏粥

撿狃也蜀先主與閔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

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

浮辭足予句反言宜洞開骨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

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

也非將門英豪草萊竒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才去
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
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
厲階至今焉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
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
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
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
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距於劇孟且夫周
文有閔天而樂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
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
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
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鴿在原
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
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
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
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

而幼孺自效

幼孺名故姓非便故不書

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

稔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
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
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
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
時大畧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况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噐人於絲竹默

然而笑皆外感中悟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文饒外集卷第二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窮愁志

論

賓客論

謀議論

代國論

文章論

任臣論

人物志論

朋黨論

虛名論

食貨論

近倖論

奇才論

方士論

小人論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深知他人言稟上聖之姿和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滯有枚乘鄒陽不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僊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

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偁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
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希值漢網之踈
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
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
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
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瀆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
政出一空

音孔出
呂覽

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

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
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

朱買臣戮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
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誦服則知平
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
謀議哉况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
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嘗所議以勢利爲先
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
往來又後姦智獻竒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
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至
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閔謝絕賓客則朝廷

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闊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濃其術則踈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薦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

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

崔世叔名把廟諱

又常預燕公代公

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其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郭廣人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代國論

自古得代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

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
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
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
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姝
喜妲已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
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
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
持山破滅梁
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隨文嬖陳主之妹終以殞
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
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乃

亂華矣所以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
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
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
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
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

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
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旣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
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林
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
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

曹植七言

話有回泥講於四韻三案詩有攀原安三觀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持於元勛包田舉信是也

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

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磨諸

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

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
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
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
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
金翠美質旣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
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愚魯樸鄙之

人亦不害國唯異於人者可以懼矣

世所謂
差人也

何者陳

侯愛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杜之

夢屠黍偪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興

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

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利也鷓鴣止於魯郊

下展禽之故也鷓鴣集于魏沼不用管寧之應也是

以鸚鵡來而師乙歎鵬鳥至而賈生懼戴鷦一本集

張臻一本悲微禽尚能爲害况異於此者昔殷宗懼

而修德以消雉雠之變魏明樂以酣身不免鷹揚之

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

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瀆家是

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傳調盈虛御輕重唯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

亦不宜比商鞅鞅可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噐能是不與吳起同類耳

辯其精麗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

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

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

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

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

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
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
用陳平去之然偁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
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顧與漢王挑戰漢王笑
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爲雄於韓信氣
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偁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

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
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讐是也東漢栢靈之
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
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
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
倚侍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

術以資大盜

大盜謂侍臣也

所謂教採升木嗾犬害人亢居

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
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
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

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
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自白焉惟哉大
道之行當壅粉矣

虛名論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
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
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詆
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口磬
磬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忠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

同風矣于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
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
高而笑勤恪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晉文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
濤魏野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
齒而醜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耻
不及豈蛩蛩負蟹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
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
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矣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和
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噐以此
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
論頌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
升矣貴操其竒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
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
倖得其竇賂多託賈人汚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豕
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
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
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

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焉
非楊雄以權酷與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工商之術有
良賈之才壽昌習分誅之事弘元致理之要雖有倖
臣亦何害於理哉

竒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
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
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
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
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

謂之竒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
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間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
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
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
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
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帝
作大字
與之將軍貲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
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
多祚濯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
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

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裨昭日請苑中牢
醴以爲朝恩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
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
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位而反居相位可
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踈遠忠良其主非不知
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
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
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

得敵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
沉酒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
石顯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
如文帝雖有御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
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
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
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
廬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
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
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饌因興北門大將軍王駕鶴

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大舉大事非北門魚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日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購以爵賞卽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搏擊之吏抱閔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

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
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
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由
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
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
號漢武剪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
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吊

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
之詐哉盖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
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
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竒以方士爲玩亦度幾黃金
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苟
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
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
謫詐多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
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
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

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
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而欺明王者亦鮮矣
時旣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知則
公孫卿藥大魚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足以
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
士那羅邇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灋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翻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
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
便僻者踈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

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恩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至於白公負刖翼之德宰嚭遺霍澆之恩陳餘弃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知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高貲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旣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飢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

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
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
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者
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
矣焉得負之哉

李文饒外集卷第三



李文饒外集卷第四
窮愁志

論

貨殖論

近世良相論

近世節士論

折群疑相論

禱祀論

黃冶論

祥瑞論

冥數有報論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秦行紀附

梁武論

喜徵論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曰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後當世奸人若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休兄弟光華
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柴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斧鉞於糞上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金策
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
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

晏平仲祀不掩豆儀休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
如嚮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達夭
壽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可得
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楊子灑言有重黎顏騫二篇

顏子名祀廟諱不書

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
夫股肱與若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
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
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

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
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
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
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剛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
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
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
有信諛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
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
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貴不
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

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爲

寶也廉而不劇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

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

故卿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

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

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困於臲嶢

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鏃靈均之九死無

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與號于上帝似蕭望之

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主知

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度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

侯知音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詆控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

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獻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
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
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禰堂六年竊位
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
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
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
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生
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忍以臣謗其君而薛
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

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
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尙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
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與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
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
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
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二三况福
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
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群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爲
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噐清明洞澈雖水精
明水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
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
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

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
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
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
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群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
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
十五所可謂不誦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
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

霄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問居三日
清心齋戒雖禮未中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
治颶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
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
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焉
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
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
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剛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

石室之間生靈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
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
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
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
以藥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
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恭造化之鑄丹砂
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
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
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矣至麗無不爲妖覩之
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栢靈之世多鸞
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僊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
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
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
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縞鹿素鳥馴擾不去皆有縞素
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
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
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
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

李衛公外集 卷之四
去世文餘姚守盧君在耄時盧君名從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鎧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自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彘穀雉雉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

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焉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綏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噐者謂禍福出於甯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

崔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

如也姓姜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

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

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

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

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湏值少主余聞之愕眙酒

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

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

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右

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
事非人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
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
鎮吳門歲經八稔尋文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
引艸艸道士至繼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
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
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
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
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
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

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
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
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
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歿之際方寸不撓
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
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
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
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
也

周秦行紀論

牛僧孺周
秦行紀附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

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

涼國

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竒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

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

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

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之漸用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朋黨

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憾者皆遭誣坐莫不測且

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

周秦行紀

附於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

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淩。兒以代宗皇后爲沈淩。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貯一作太牢

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

開元中。御史汝南一作周子諒。彈奏牛僂客以其姓符

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麟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

涼國名不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

余志。非懷私忿。益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

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

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
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
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
未嘗不是薄流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
就佐命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
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
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倘同
余志繼而焉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
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湏以太牢少長咸寘於瀆
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

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而攄宿債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

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

民舍會暮不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至更十餘里

氣因趨進行不知狀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闈人曰卽君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一作門外爲誰黃衣曰有客

黃水入告少時出曰請卽尹入余問誰氏宅黃
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
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下問左右曰拜有
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
廟卽不當來何辱至余曰巨業究下將歸失道
恐死豺虎敢託命乞宿太后幸聽受太后遣軸
簾起席曰妾故漢文君母君子唐朝名士不相
君臣幸無簡敬便一作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

狀貌瑰偉不甚粧飾慰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聞殿內庖厨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善一作

佳偶有二女侍

一作伴

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

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

有二女子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扶腰

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顧指

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有一人

圓題柔臉穩身貌舒光彩射遠近時時好曠多

服花繡年低薄后后指顧曰此元帝王嬙余拜

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

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有五色雲

下聞笑語聲寢近

一有太字

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

馬跡相雜羅錦綺繡列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余超侍前立者一人纖腰身修眸容甚
閒暇衣黃衣戴黃冠年二十以來太后顧指曰
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伏謁肅拜如臣禮太真
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然妾在后妃數中此禮
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身
小材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顧而指曰
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如王昭君妃復拜

太后命進饌少焉食至芳潔高品皆不得名字
粗欲之腹不能足食已更置酒其噐盡寶玉語

太真曰何久不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節數幸

華清扈從不暇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

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一有

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惱東昏侯二有疎狂終

日出獵故不得時謁太后問余曰今天子一有馬

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适代宗皇帝長子太真笑

曰沈湎見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

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謙第言之

余曰民間傳英明聖武太后嘗肯三四太后命

進酒加樂樂皆少年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

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

手

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
人石鍊金環照見指骨引琴而

鼓字

一有聲甚怨

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又諸娘子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盍各賦詩言志不
亦善乎遂各授以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
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日笙
歌地煙草幾經秋又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
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

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
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潘妃
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艷宮非東昏
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再三趣余作詩
余不得辭遂應教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
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
何年別有箬笛女子短髮衫吳帶貌甚美多媚
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
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

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地元非昔日人笛

聲空起

一作怨

趙王倫紅牋鈿碎

一作紅殘綠碎

花枝下

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

人與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

不宜如此况實爲非乎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王

兒

妃名

身死國除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

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

貴妃固勿言他乃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

一本有後字

復爲姝叅效追

一本作爲

姝

單于婦固

自用宜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

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得也昭君泣以特別忽聞
外有太后命余遂見太后太后曰此非節久留
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采歡更索酒酒再
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人送往大安卽西道旋失使人行往一本作所在字
時始明余就大安里問其人人曰去此十數里
有薄后廟余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見者余
衣上香經年不歇竟不知其一作何

梁武論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慍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後不止杼柚其空閭位偏方不堪其弊以徼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稱蟾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如景如火忽有歔然感氣發於圓晉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涵熅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蟾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卷終

後序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功碑異域歸

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焰而奪之氣胷中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則爲性持之則爲志養之則爲氣存之則爲神是道也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大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祀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鐫木於鵝庠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上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

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
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建安

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曾訪韓李遺集而衛公文
集獨未有表而出之

李衛公集訂正

明本錯簡六首据全唐文訂正

文集卷十五

請賜仲武詔第十葉前三行入觀之初

下應接第十一葉前一行與鄭注交

結

至末

論石雄請添兵狀第十一葉前一行仍望約陳許長行制

下應接第十一

葉後九行度支權給衣糧

至末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第十一葉後九行尙未安定茂

下應

接第十葉前三行茂元縱得痊復

至末 案明本衍一茂字

外集卷三

食貨論第九葉後三行壽昌習分誅之事弘

下應接第十葉後二行羊析秋

毫之數

至末

奇才論第十葉後二行以爲朝恩

下應接第十一葉前十行饌因與北門大

將軍王駕鶴等結歡

至末

近倖論第十一葉前十行及開下應接第九葉後三行元致理之要至末

齊本論第十葉第二行以資博思不顯對第十一葉前十行贈因與北門大

學之燬至末

貧賈論後次葉第三行嘉昌督公薦之事見不顯對第十葉第二行羊神煉

次葉錄三

對第十葉前三行英仄繼野登野至末一疏字

蕭對王季兼行營諸軍史情對後十一葉對八行尙未定至末

對對大行與支辭錄至末

論子賊離後十一葉前二行對望錄刺善是行歸不顯對第十一

論至末

臨顯中友臨第十葉前三行人雖之時不顯對第十一葉前一與後將交

文東卷十五

平論公東信五由本體頭六首謝全書文信五

李衛公集補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以下九首明本原缺据全唐文錄補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邱壑往以時事來還宰
旅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違又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
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
在雅道有光宜略常謙卽膺成制

與黠憂王書

皇帝敬問黠憂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省表并
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略以周身推誠明
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藩疆專遣使臣遠獻名馬嚮化之誠既
展輸忠之効頗明臨軒省章輟食嘉歎眷言忠蓋寧忘寢興頃
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寵賜而還爾後但訝音耗

久乖不知中爲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
大舉快雪冤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旣平國家之山河不問
旣爲鄰境遂閱貢章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
使送歸闕庭雖聞行至中途却爲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
推之和寧遠同族之譏嫌厚親鄰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
回鶻頃以失國爲詞款塞相託朕以勳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
知恩漸開稔惡賤棄公主侵暴平人日尋干戈時竊牛馬朕爲
全舊好不下明誅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繼彰殊勳焚
帳幕而公主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餘類何所寄生國
王遠聞想同深慰然猶恐奔竄尙有凶姦又慮侵彼封疆并復
讐怨國王亦須嚴爲備擬善設機謀同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
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鄰惟彼與此勿謂遐遠常存寤思因注
吾合素回且先詔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薦處士李源表

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爲恥而當代不以爲非臣恐風俗旣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卽故禮部尙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愷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暨於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愷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與烟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窺精羸同衆寺之舊廨則愷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亡心形患苦絕意貪緣迎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沈身無聲處薄自頤終老彌篤且愷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羯屠吃肉驅響從而愷抗節誓

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筮即之光緜愷益勸而源名
銷迹滅徵訪不加實主於居方之臣歷政之闕也况源嘗守沈
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
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
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迹宣付史館則聖代有求賢之盛朝
廷美得材之難愷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并集
愷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爲臣於千古

請宣賜鶴林寺僧諡號奏

潤州鶴林寺故禪師元素傳牛頭山第五祖智威心法是徑山
大覺之師伏請依釋門例賜諡號大額

請罷呈榜奏

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遍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
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

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責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爲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浸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

論喪葬踰制疏

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氓罕知教養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爲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其陳設樂音者及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果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其官吏已上不能糾察請加懲責仍請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臺司伏請令文及故實不載者令更條檢校官令文不載令請檢校官一品二品請同五品五品已下並請同九品如有曾任正官依本官品第儀則其准敕試官亦全九品儀如升朝官者請據本官品第升降闕例凡喪皆有品第恐或無知之人妄稱官秩自今以後除升朝官見任官亡歿外餘

官去事前五日須除將告語或敕牒於本巡使呈過判押文狀
行人方可供應佐命殊功當朝立功名傳遐邇特敕優旨准會
典例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右具本朝舊本例如
前今後令兩巡使祇據官秩品級與判狀其餘一物已上不得
增加兼勒驅使官與金吾司并門司同力轄鈴如有大段踰越
卽請據罪科斷行人兼不得追領喪葬之家別有勘責奉敕如
過制度不許尺寸事數其假賃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卽不問
罪仍付所司

次柳氏舊聞序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以下奉職事
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高力士終始事迹試爲言之臣涯謹奏
云上元中使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事巫州因與周
旋力士以舊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

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口語號曰問高力士說上曰令訪史氏取其事書之臣涯等既奉詔乃詣芳孫度支員外環詢事環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覲縷未竟復著唐歷採摭義數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錄或秘不敢宣或怪奇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甚實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冕開元初俱爲尙書郎後官亦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說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臆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更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練習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備大君之間謹錄如左以補史官之缺云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臣聞行險而言闕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已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

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况僞必亂眞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蚊未響而先合以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哀哉伏維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聖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辨謗之文辭過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僞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柢永杜其來必也視之於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誠比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遠取爲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萋非無以成其文

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極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于篇首云

奏回鶻事宜狀

以下一首明本有目無文據陸心源唐文拾遺錄補

右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華封迴輿望賜仲武詔令差明辨識事宜軍將至奚契丹等部落諭以朝旨緣回鶻曾忠效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令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兼詔克恭未審

影宋本會
昌一品集

請發陳許軍馬狀

右臣等商量賊中人心久合自變猶恐顧望河朔旬月偷安陳許累有戰功軍聲甚振王宰年力方壯才略可稱委之征行必

有殊效非惟破賊穰之膽足以堅鎮魏之心倘有先聲必當自潰望詔王宰自揀當軍馬步精兵除合留在鎮外並取河陽相衛路直抵磁州其在鎮兵馬委行敏權知仍差幹事判官一人留務未審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

上同

賜王宰詔意

明本原缺据陸心源唐文拾遺錄補

用兵之難在於過險既收要害便合成功故出井陘而趙師虜過成臯而吳寇殄得略陽而隴坻服入大峴而廣固平近則破鹿頭而翦蜀克郾城而定蔡卿初取天井大振威聲皆謂計日而取澤州指期而擒劉稹頓兵危坂已涉二時日費殆過於千金途隘有逾於九折士不宿飽人已告勞在朝公卿繼陳讜論皆云卿之血屬實在賊中此一人之常情固當無隱昔樂羊食子文侯見疑愛既及於懿親義豈後於君上若慮危害晏實未忍急攻但卿披誠朕必深恕卽當與卿移鎮必使兩全如能大

義滅親至誠體國捨爾所愛建茲殊勳繼先王鐘鼎之榮傳子孫帶礪之慶卽須厭塞公議早覆妖梟朕之報卿必異羣帥暑潦將至農事已興偃武息人固難淹久深思朕意勿更食言又知卿比留支兵守備萬善旣分武力尤費機謀今授劉沔河陽日臨寇境俾爲聲援常據要衝卿旣進攻必無後慮勉當協力副朕至懷

上同

詩

鴛鴦篇

明本有目無詩据全唐詩錄補

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交頸千年尙爲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旣逢解佩游女更值凌波宓妃精光搖翠蓋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莫違淹留碧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遊兮未反宿莫近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

羅網遠南有瀟湘洲且爲千里遊洞庭無苦寒沅江多碧流昔
爲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爲水中鳥頡頏自相求洛陽女兒在
青閣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
有少婦破瓜年春閨無伴獨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
人共憐悠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菖花發艷無人識江柳逶迤
空自春唯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鸞隱鏡塵願作鴛鴦被長覆
有情人

上巳憶江南禊事

以下七首明本原缺據全唐詩錄補

黃河西繞郡城流上巳應無祓禊遊爲憶淶江春水色更無宵
夢向吳州

北固懷古

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
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

畢構政事爲開元第一陸丞相象先平陽齊幹三賢

皆爲
此郡

汨羅

遠謫南荒一病身
停舟暫弔汨羅人
都緣靳尚圖專國
豈是懷王厭直臣
萬里碧潭秋景靜
四時愁色野花新
不勞漁父重相問
自有招魂拭淚巾

嶺外守歲

一作李福業詩

冬逐更籌盡
春隨斗柄回
寒暄一夜隔
客鬢兩年催

訪韋楚老不遇

昔日徵黃綺
余慚在鳳池
今來招隱士
恨不見瓊枝

題柳郎中故居

下馬荒堦日欲曛
潺潺石溜靜中聞
鳥啼花發人聲絕
寂寞山窗掩白雲

盤陀嶺驛樓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

失題

明本原缺据席刻唐詩百家全集錄補

肉視具寮忘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

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烏歸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威

句

明本原缺据全唐詩錄補

檢經求綠字憑酒借紅顏君不見秋山寂歷風颺歇半夜青崖吐明月寒光乍出松篠間萬籟蕭蕭從此發忽聞歌管吟朔風精魂想在幽巖中

霜夜聽小童薛陽陶吹笛

銀花懸院榜神撼引鈴絳

區學士院

歲蕤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

以上並事文類聚

自從一夢高唐後

可是無人勝楚王

賦巫山神女見雲漢友譜

牛羊具特俎

武昌詩見東觀餘論

心悟覺

身勞雲中棄寶刀久閑生腔肉多壽長眉毫

有懷甘肅寺自
看上人京口志

書空

躑足睡路險側身行

德裕嘗吟此句云是先
逸詩附記見桂苑叢談

誰家幼女敲筇歌何處

丁妻點燈織

魚蝦集橘市

以下並海
錄碎事

休咎占人甲挨持見天

丁

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

世上文章士誰爲第一人老

生誇隱拙時輩毀尖新

漏漈寒泉深百尺

奇觚率爾操諷

諫欣然納